

长篇小说

论海遥

张若茵 /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教育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论海遥

张若茵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教育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海遥/张若茵著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
2018. 2
ISBN 978-7-5334-7743-1

I. ①沧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33764 号

Cang Hai Yao

沧 海 遥

张若茵 著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25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0591-83786905

发行部电话: 0591-83721876 87115073 010-62027445)

出 版 人 江金辉

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(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: 350002)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06 千字

插 页 2
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4-7743-1

定 价 38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社出版科 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引 子 / 1

第一章 生离死别 / 3

第二章 兵连祸结 / 11

第三章 时难年荒 / 19

第四章 黯然销魂 / 27

第五章 自求多福 / 36

第六章 为人作嫁 / 44

第七章 守身如玉 / 52

第八章 天上石麟 / 60

第九章 痴情女子 / 69

第十章 剜肉补疮 / 77

第十一章 白手起家 / 85

第十二章	海阔天空	/	93
第十三章	旦夕祸福	/	101
第十四章	多事之秋	/	109
第十五章	匹夫有责	/	117
第十六章	一见倾心	/	126
第十七章	情有独钟	/	133
第十八章	不郎不秀	/	141
第十九章	有家难归	/	149
第二十章	芳心暗许	/	158
第二十一章	一龙一猪	/	166
第二十二章	好事多磨	/	174
第二十三章	满载而归	/	181
第二十四章	古井微澜	/	190
第二十五章	祸从天降	/	198
第二十六章	咫尺天涯	/	206
第二十七章	暗箭难防	/	214
第二十八章	唯知雄飞	/	223
第二十九章	为富亦仁	/	231
第三十章	渐入佳境	/	239
第三十一章	一夕如环	/	247
第三十二章	吉人天相	/	256
第三十三章	寡妇门前	/	264
第三十四章	急流勇退	/	272
第三十五章	生死抉择	/	281
第三十六章	兄弟怡怡	/	289

引 子

台湾糖，甜津津，

吃在嘴里痛在心。

——闽南歌谣《台湾糖》

五月端阳日，台湾海峡暗流奔涌，波涛扬起。一艘大船扬帆破浪，朝西岸疾驶而去。一位瘦瘦高高的男子，犹如白鹭伶仃独立，倚着桅杆怅然回望东岸：美丽的台湾岛已如一叶浮萍，渐行渐远，迷失在遥远的海天相接之际。今日一别，恐怕此生再难踏上这块热土了。他心中一阵绞痛，脸色也发白了。忽然，听到有人在低声呜咽。他惶然四顾，四周杳然，唯有海天茫茫，罡风烈烈，一朵红云拂过桅头。他拭拭被海风扯痛的眼角，只觉脸颊潮湿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“公允兄，观赏海景吗？好兴致呀！”船主王桔利不知几时来到甲板上，拍着那孤鹭一般的男子肩膀，微笑问道。公允转过头，眼圈红红，声音有点嘶哑，凄恻地说：“苍天落泪，大海悲鸣，我与海天同声一哭啊！”王桔利摇摇头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公允又说：“先贤屈原大夫不堪国破族灭，愤然怀石投江；今日我等不愿做日本奴，只好逃回闽南老家。两千年沧桑如一梦，万古同悲啊！”王桔利见常公允痛心疾首，安慰他说：“跟那些已在台湾落地生根的闽南人相比，你还是幸运的。你的父母还在闽南。卖掉糖寮，带上妻小，便能投奔老家；你看天赐叔他们，田园墓地，家私物业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老家已无至亲可以投奔，只好坐等倭寇前来决一死战啦！”公允想到朝廷不顾台湾子民的死活，断尾自救，割让台湾，忍不住大骂起卖台的李鸿章来。桔利说：“公允兄，你不知道，今年三月三，老虎走进漳南城内仙

公庙啦！一时谣言四起，说什么老虎朝仙公，满清要灭亡。官府正在四处捉拿妖言惑众的乱党呢！”公允听了，心烦意乱地说：“老家也不太平呐！唉，台湾的吃根斩断了，回漳南做什么经纪好呢？”桔利说：“你在台湾推广石轮榨蔗，经营那么多家糖寮，大赚二十多年，够吃三代人了。何必再做什么经纪！若闲不住，可以经营你爸的当铺嘛。”公允苦笑道：“当年我就是不肯跟我爸学习开当铺，才偷偷跑到台湾去，开创自己的榨糖业。如今生意如日中天，却要自毁前程，回头再学典当业。唉！老了才要学阉猪，难呐！”桔利说：“你聪明过人，精明无比，什么事会难倒你？”公允又仰天长叹道：“我辈不幸，生在当下衰败的中国！”桔利拉拉他的衣袖，说：“别再怨叹了，回舱里看顾妻小去吧！”两人就一起下船舱去了。

常公允老家在福建漳州府漳南县。依山面海，与台湾隔海相望，相距仅一百四十海里。公允这次挈妇将雏，痛别打拼将近三十年的台湾，回闽南老家，只留下十四岁的养女家燕照顾“死也要死在台湾”的老丈母娘。

公允回到船舱，见三个儿女都在睡觉，只有妻子黄兰坐在舱床上发怔，就坐到妻子身旁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不要发愁了。从漳南到台南，不过两天的水路，你要回去看老母还不容易？”黄兰伤心地说：“留守台湾的乡亲们都在准备跟日本人拼命，阿母跟阿燕将如何是好？阿萍又去东京读书，不知几年才能回到台湾。叫我怎能不烦恼呢？”公允心里想：“你要我送你小弟去日本留学，如今又忧心忡忡，叫我怎么安慰你才好呢？”只好说：“吉人自有天相。阿萍是个福将，有事总能逢凶化吉，将来一定大富大贵。你这样担忧，不是自寻烦恼吗？”黄兰稍稍心安。这时，小女儿家英醒来，黄兰忙着给宝贝女儿喂奶。公允躺下来，闭上双眼。那颗愁烦的心，像灌了铅似的，一直往下坠，往下坠，压得他胸口疼痛不已。

第一章

> 生离死别

你是针，我是线，针线永远粘相绾。

人说补衫要针也要线，为何放我受孤单？

啊，你我本是同被单，怎么突然来拆散？

有针无线叫我要咋办？思念心情无处看。

——闽南歌曲《针线情》

1

闽南三月南风天，又潮湿，又闷热。

常公允清晨打开大门，看到门外躺着一位老汉。见他长衫干净，包袱崭新，只是满脸倦容，气息奄奄，心里猜他是个投亲不遇的异乡人。老汉看到大门打开，就努力挣扎着要站起来。公允连忙扶起他，怜悯地说：“老人家，咋会屈坐在这里呢？若不嫌弃，请进寒舍，喝一碗稀粥暖暖肚子吧！”老人胡子已经花白了，又疲惫不堪，见公允十分诚恳，便感激地说：“恩人宅心仁厚，古道热肠，山人真是万分幸运。哎，那就给您增添麻烦了！”公允说：“不必客气！”便扶着老人，走过门厅和天井，请他在大厅交椅上落座。公允见长子走出来，就喊道：“家驹，叫你媳妇把早饭端到大厅来，我要陪客人吃早点。”家驹应声“好的”，就转身走后宅去了。

长媳何氏很快就端来热气腾腾的白米粥，又摆上菜脯蛋、鱼肉松、丁香鱼、花生米等几碟小菜。公允便陪着老人吃起早点来。两碗热粥下肚，老人脸上开始有了血色，未等公允动问，便自我介绍道：“山人卢逸，江西赣州

人氏，背罗盘看风水为生。敢问恩人尊姓大名？”公允听说他是赣州风水先生，连忙起身作揖，恭敬地说：“原来是卢先生，幸会幸会！先生世外高人，上观天文，下识地理，令人敬佩呀！敝人常公允，开当铺聊以养家。见笑见笑！”

闽南人极其崇信风水地理，尤其推崇赣州风水先生。讥人冒充高明，便说“客家假赣州”。但凡达官贵人，豪绅巨贾，往往在家中长年供养赣州风水先生。若要造坟修路，建屋做灶，都必须请先生寻吉日，选地点，定方位。公允这时听到卢先生喟叹说：“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风水先生被人看作骗子啰！”不禁诧异道：“漳南竟有人敢看轻先生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！”卢先生悲酸落泪，向公允诉说了自己的受辱遭遇：“山人在塔山村吴族长家效力多年了。前几日，族长的三公子从法国留学归来，自己选中一块宅地，准备建洋楼完婚。山人认为那是一块凶地，便直言相告：那里虽然背山面水，颇合阴阳五行之道。可是直接面向海口，无遮无拦，犯了风白之忌；又背靠陡坡，岩崖险峻，恐有灭顶之虞……谁知洋秀才竟指着山人的鼻子，冷笑道，井底之蛙，荒唐可笑！欧洲的洋楼若是面临大海，开窗可见碧海蓝天，楼值可高出普通洋楼数倍；若加之后窗可见绿树山岩，那便是天价的豪宅了。他又回头责怪族长说，当今风行师夷之长，科学救国；你还在家中豢养江湖骗子，迷信风水地理。真是可悲可叹！”

卢先生说到这里，用衣袖拭拭眼角，又说：“山人不堪其辱，连夜离开吴宅。谁知来到城里，竟累倒在贵府阶前。若无恩公出手相救，山人恐怕已成异乡之鬼了！”公允连忙说：“先生堪輿奇才，可叹吴公子有眼无珠。敝人虽非豪绅巨富，但尚有余资。先生若不嫌弃，可以留住寒舍，敝人就可早晚向先生请教了！”卢先生悲凉地说：“垂垂老矣！早已厌倦异乡漂泊。若能筹到盘缠，唯愿归隐故里；从此竹篱茅舍，粗茶淡饭，了却残生。”公允知他归乡心切，起身说道：“既然先生倦鸟思归，我就不敢强留。先生稍待片刻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完，走入房内，取了廿四块大洋，用布包好，带回大厅，双手送入卢先生怀中，诚恳地说：“君子周急不济贫。区区薄礼，不成敬意，聊解先生燃眉之急。还请先生笑纳。”

卢先生把大洋装入包袱内，说：“恩公重义轻财，有好善之德，将来子

孙必得福荫。山人早年在飞鹰岭探得一宝穴，愿奉送恩公，以为报答。”公允喜出望外，朝楼梯口喊道：“家骢，快下来！”次子家骢已十八岁，听到父亲呼唤，慌忙放下手中《史记》，飞奔下楼。公允对他说：“卢先生要带我去飞鹰岭，你跟我一起去吧！”

常公允的祖上是飞鹰村的大户人家。到了同治年间，公允的父亲弃农经商，搬到城东米市街，开了常记当铺。飞鹰村里有众多亲人，飞鹰岭上则有常氏的家族坟场。卢先生领着公允父子二人，绕过飞鹰村，上了飞鹰岭。就在常氏坟场的左侧，卢先生站在一块绿草如茵的凹陷地上，指着西边的飞鹰峰说：“那里是高昂的鹰头，飞鹰正展翅朝西方高飞呢！”公允父子朝卢先生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苍山如海，波涛奔涌，消失在西边遥远的天际。又听到卢先生说：“我们若站在更高的仙人山上，就可以看到飞鹰昂首翱翔的雄姿。我们的脚下，正是风水宝地飞鹰穴。恩公若能将双亲风水做在这里，百年之后，常家必成望族。”公允正要讨教其他家事，卢先生却挥挥手说：“恩公，就此别过！山人还有一言相劝：子孙不可固守家园，须努力向外发展。飞鹰飞鹰，贵在一个飞字。飞越万水千山，方能鸿图大展。”说完，沿着山间小道，飘然而去。

下了飞鹰岭，路过华庙，公允对家骢说：“我们进去抽根签吧！”华庙供奉着开漳圣王陈元光一家及其得力干将，可以说是闽南人的祖庙。父子俩一进弘敞的庙门，望见正殿横匾上大书“漳南华庙”四个大字；廊柱上刻着楹联：“华胄增光，光发光州地；庙基稳固，固由固始人。”两人都肃然起敬。遥想当年，先祖跋山涉水三千里，从河南光州固始县出发，来到闽南边陲，胼手胝足，垦荒屯田，创建了美丽的新家园——漳州府。公允看了儿子一眼，想到自己好歹总算去台湾打拼了二十多年，创下一番事业。若不是清廷把台湾拱手让给日本，说不定自己已经成为在台湾开基的一世祖。而子不类父，庸庸碌碌，只能固守家园，有如浸水牛屎。真是愧对先人呐！

公允往添油箱放了一块大洋，对笑脸相迎的庙祝说：“我要抽签。”庙祝拿过签筒，摇了又摇，殷勤地说：“请抽一支。”公允看见有一支签居中突出，就抽出来；仔细一看：石崇被害，下下。心里一惊，无奈地将它递给庙祝。庙祝朝竹签看了一眼，吟唱道：“恰似锦鳞在碧水，暗遭罗网四边围；

思量无计脱身出，旦夕之间命殆危。”然后问：“所问何事？”公允回答说：“亡妻墓在台湾，可否前去拾骨？”庙祝开始解签：“身在尘世，祸从天来；早须防备，免受其灾。此签鱼遭罗网之象，凡事须提防恶人陷害。此签虽是下下签，但若问迁墓，倒是大吉。”

公允父子一路无言，回到家中，见当铺没开窗口，感到奇怪。却见家英迎上来说：“老祖宗无疾而终了。”公允和家骢急忙奔入老人房中，只见家驹夫妇带着三岁的儿子长庚跪在床前烧脚尾纸。公允见老母亲宛如熟睡一般安详，便不多问，长跪在地，流着泪，给老人烧起纸钱来。家骢他们开始呜呜地哭起来。公允想起卢先生的话，心中暗暗纳罕。

闽南风俗：老人故去，丧家可以在出殡前给儿孙办喜事，所谓“脚尾直，免找日”。否则，儿子须守制三年，变红之后才能论嫁娶；孙子也须守制满周年。公允便让原本准备年底结婚的家骢提前把陈贞德小姐娶过门来。

2

常家做完风水，寒流来袭。那一夜，春寒料峭，月黑风高，漳南城昏暗荒寂有如化外之乡。常公允看见一只小船般的厚大牛皮靴，狠狠踢向一个怀胎九月的妇人肚子，却痛在他的胸口上。他呻吟着，又看见睽违多年的亡妻黄兰，仿佛从黑魆魆的大海踏浪归来。她携着海风，飘飘荡荡，有如天女下凡。公允又悲又喜，慌忙迎上前去，却一脚踩进深不可测的汹涌黑水里。他在冰冷的黑水里挣扎，好不容易抓住爱妻的衣袖，心里一喜，惊醒过来，原来抓住的是被角，被子大半掉到床下去了。他心中冰凉，牙齿格格作响，伸手拖回被子，把自己卷席筒似的裹在被子里。

心中悲悲切切，身子还未暖和过来，公允忽然听到沉闷的撞击声破空而来。“砰，砰，砰……”如舂米，似捣衣。他侧耳倾听，啊，闷响近在咫尺，连床板都在微微颤动。坏了，撞壁贼上门来了。那年头，梅州撞壁贼流窜到闽南，猖狂作案，官府却束手无策。公允下床点亮油灯，想去看个究竟。刚擎起灯，就听到“豁——”一声巨响，寒夜又沉入无边的死寂之中。公允暗暗叫苦，悄悄打开房门，刚伸出头，一团黑影如鹰鹫般猛扑过来。油灯落

地，嘴巴被堵，双手也被反剪捆扎，冰凉钢刀架在项上了。借助朦胧星光，公允看到自家大门洞开，蒙面黑衣人进入当铺，不断背出包袱。不久，强盗们抢光古董字画，跃上快马，绝尘而去。

天亮之后，常记当铺遭遇梅州撞壁贼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手持当票的人纷纷涌到常家门口，伸手讨取赔偿。按照常记当铺规定：当铺丢失当物，须三倍当价理赔。家驹看到黑压压的人群，吓得面如土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公允在店外贴了一张字条，面对攒动人头，高声喊道：“各位乡亲，本店今日筹款，暂不开张；请明日卯时前来领取现金赔偿。现在散了吧！”人们将信将疑，各自盘算：店家能筹到那么多的现金吗？明天要早早来排队才好。

人群刚刚散去，一位头戴圆帽，身着丝袍的胖汉大摇大摆而来。他指着公允的鼻子喝道：“还我宝瓶来！没有原件，我与你对簿公堂。”公允见来者不善，便满脸堆笑，和气地说：“客官莫急，我们看看当票再说。”那横人把手中当票一扬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前日亲自前来典当，难道有假？告诉你，任你有金山银山赔我，我也不要！”公允接过当票，指着票上一行小字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客官请看，这里有言在先：遗失当物，三倍当价赔付。”横人一愣，急忙夺回当票细看。呀！果不其然。他顿时气结，摘下皮帽，拼命扇风。公允说：“明早再来取款。”横人狠狠地瞪了公允一眼，悻悻而去。公允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夜已深沉，公允叫两个儿子带上锄头，跟他到后宅天井。指着那棵繁花似锦的五宝茶花，低声说：“茶花左侧墙角。”家驹家骢小心地刨着泥土，很快就刨到一块石板。掀开石板，是一缸发霉的大米。公允轻轻扫掉那层灰色大米，那满缸的大洋把家驹家骢惊呆了。公允叫儿子把银元装进水桶，悄悄抬到当铺里。兄弟俩抬了四趟，才把缸内的大洋抬完。呀，清一色葡萄牙清水佛头银，正是光绪年间流行的洋银。父子三人一筒一筒地包好，整整齐齐地码在钱柜里，一共是十万元。兄弟俩相视而笑，暗暗庆幸：“我们绝处逢生啦！”

3

常家总算躲过这场飞来横祸。公允闭门谢客三天，反复细看手中一把尖刀，那是蒙面贼遗落在当铺里的凶器。呀，不得了！刀柄上有标记，那是官兵使用的武器！公允沉吟良久，不敢前去报官。他又想到那个前来寻衅的横人，他是县衙常备队带兵的汤总带。汤大人家资万贯，何必用传家宝物宣德青花瓷瓶典当二百大洋？唯一可以解释的，就是想陷害常家，希望常家倾家荡产，还要与人没完没了地打官司，欲置常家于死地。

那天吃过晚饭，常公允独自坐在大厅上想心事。家驹走过来，坐在父亲身边，低声问：“阿爸，你是不是感到这件事十分蹊跷？”公允吃了一惊：“你说什么事蹊跷？”家驹说：“就是那个带兵的汤总带呀！他好像事先知道撞壁贼要来抢劫我们当店，故意把一件稀世珍宝当在我们店里，好来纠缠索赔，让我们倾家荡产。”公允叹息说：“难道果真兵匪一家，汤总带与撞壁贼有勾结？”家驹说：“我怀疑这些撞壁贼是官兵假扮的。”公允大惊：“汤总带与我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何必这样坑害我们呢？”家驹不以为然：“他跟我们家确实有过节呢！”公允生气了：“越说越离谱了！汤总带是个带兵的官爷，我们是开当店的生意人。我们从未谋面，不曾往来，哪儿来的过节？”家驹说：“听说汤大人也曾向陈师爷家求过亲，想娶芳名远播的贞德小姐做儿媳妇。如今贞德小姐进了我们家门，汤家自然不高兴。这不算过节吗？”公允骇然，心里想：“一家养女百家求，当然有人求不到。难道见贞德小姐嫁入常家，他就想灭掉常家不成？”公允想到汤总带说不定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非要害得常家家破人亡不可，不禁不寒而栗。反复思考了几天，他决定把当铺改作米店。

4

转眼到了年底，满清灭亡了。李知县和汤总带见风使舵，带头反正，宣布漳南光复。公元一九一二年元旦那天，改朝换代了！新县长未到，李知县

卷款潜逃，被汤总带击毙；汤总带对革命有功，又成了民国县府的带兵一把手。公允暗暗叫苦。

那个凄冷的除夕夜，常家儿女们围坐在楼上大厅的圆桌旁，静静聆听父亲讲述发生在台湾的悲惨往事。公允未语泪先流：“我好悔啊！我不该让你们阿母回台湾探亲。光绪廿五年三月，台南天赐叔公的儿子公铭叔回漳南飞鹰村续家谱，告诉你们阿母一个惊人的消息：她娘家黄厝村，全村三百多口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在日本强占台湾那一年，都被日本兵杀光了！”大家都惊叫起来：“那外婆呢？”公允说：“外婆一直住在正义村，她没遇害。阿舅去东京读书，也躲过一劫。黄家还有另一个人死里逃生，就是你阿舅十二岁的侄儿黄涟。日本兵把黄厝村老少赶到海滩上，用机关枪扫射，黄涟的阿母把他压在身下，他才没被子弹射到。他确实命大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”家英忍不住问：“后来呢？”公允说：“后来他连夜跑到正义村找你外婆。你外婆从阿涟口中得知黄厝村被灭族的消息，从此一病不起。你阿母得知你外婆卧病，不顾自己有孕在身，跟随公铭叔回台湾探亲。谁知一去就像风筝断了线，有去无回。”

公允咳嗽两声，接着说：“当时，外婆已让家燕和阿涟结婚，把租出去的甘蔗园要回一部分自己种。阿涟和阿燕去卖甘蔗，你们阿母也一起去。当时，日本总督规定，甘蔗只能卖给日本会社。阿涟他们把一车甘蔗卖给会社，一过磅，两千斤变成一千二百斤。你们阿母怒气冲冲地上前理论，恨恨地说，抢人，抢人，比土匪还要行逆！日本人也懂闽南话。他气恼地扬起大皮靴，朝你们阿母的肚子狠狠踢过去。你们阿母被踢倒在地上，抱着肚子惨叫，血流满地。阿涟和阿燕慌忙把她抬上板车。一路上血流不止，婴儿就生在板车上了。你们阿母因为血崩山，当夜就含恨去世了。可怜你们的小弟，一出世就没了亲娘。外婆不忍心看他日夜啼哭，只好把他送给正义村的芒种婶喂养。外婆给小弟取名叫家骞。”

说到这里，公允老泪纵横，儿女们也伤心地抹起眼泪来。公允又说：“不久，外婆又被你们阿萍舅气死了！”儿女们都目瞪口呆。公允说：“你们阿母过世不久，阿萍就带着新婚妻子回台湾了。外婆见儿子媳妇双双回来，本来高兴得好像天上跌落月亮，老病似乎也霍然而愈了。她坐在病床上，牵

着媳妇的手，见她脸如银盆，圆润白嫩；低眉顺眼，一副淑女模样，喜得合不拢嘴。她问你阿姪叫什么名字，你阿姪回答叫美惠子。外婆一听，脸色大变，惊恐地问她，你是日本人？你阿舅在一旁笑说，她是东京人。外婆猛然推开你阿姪的手，脸色惨白，颤巍巍地指着你阿舅的鼻子，气咻咻地说，逆子，逆子！外婆话未说完，突然双眼上翻，头歪到一边。你阿舅大惊，急忙去摸她的胸口，发现已经没有心跳了！你阿舅不禁放声大哭。

“你阿舅见你外婆死不瞑目，伸手去合她的双眼。刚一合上，又马上睁开。见自己的老母双眼瞪得比牛眼还大，怒视着他，你阿舅心如刀割，哭诉道，阿母，美惠子不是坏人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阿燕说，外婆不肯闭眼，怎么入土为安呢？你阿舅束手无策，又跪在床前痛哭流涕。芒种婢前来吊唁，见你外婆怒目圆睁，悄声告诉你阿舅，死人有灵圣呢！要在她灵前烧香许愿，满足她的心愿，她才会瞑目。当晚，阿燕拈香默祷：阿舅和阿姪已经结婚，总不该把他们婚姻拆散吧？您若不想让黄氏先人见到阿姪，他俩保证不回漳南老家祭祖，不回台南家山上坟。您安心闭目吧，别为难儿孙了！阿燕又去合外婆的双眼，外婆总算瞑目了，可是眼角淌下殷红的血水。”

大家听得伤心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。公允说：“苦命的驹儿一出世就没了亲娘，我一直想去台湾，就是为了去看他呀。唉，田螺生子为子死，椰蕉出世没娘孀。你们阿母是田螺命，家驹是椰蕉命，都是歹命人哪！”一直沉默不语的家驹突然说：“阿母不是为生子而死，她是被日本人踢死的！”公允一怔，点头说：“对，对，国恨家仇，你们都不能忘记！”

隔壁的开正鞭炮突然炸响。很快，全城的鞭炮声噼噼啪啪，响成一片，惊天动地，震耳欲聋。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春节降临了！这一夜，举国欢腾，常公允却因思念亡妻而彻夜无眠。

第二章

> 兵连祸结

满清换民国，皇帝换总统。

总统袁世凯，想登皇帝台。

年号改洪宪，龙旗升起来。

各省齐行动，打倒袁世凯。

世凯虽然败，南北又相宰。

闽南这所在，凄惨遭祸害。

.....

——闽南歌谣《南北战》

1

六月初一清晨，天气晴好，旭日初升。常家骢的妻子陈贞德又要临盆生产了。水刚烧开，家骢就听到婴儿的啼声。他赶紧端水进去。接生婆报喜说：“恭喜恭喜，又添男丁了！”家骢眉开眼笑，忽然听到窗外撒豆似的沙沙作响。推窗一看：呀，天空洒落白米似的冰雹，洁白晶莹，落地即化。须臾，云开日出，阳光依然灿烂。漳南地处亚热带，北回归线从城南擦肩而过。从未见雪，偶有冰雹，也在二三月间。今日六月飞雹，却为哪般？家骢心中纳闷，却未敢声张。他抱起婴儿，仔细端详。见他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分明一副福相，便把不祥之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夜深人静，家骢在灯下翻看《康熙字典》，为初生儿子取名。总看到不吉字眼，心中又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。他合书闭眼，脑子里浮现出四年前得